

教宗致中國教會的信函五周年

梁潔芬

引言

教宗於二零零七年應教廷剛成立的「中國教會問題委員會」之邀，針對中國天主教會內林林總總的大小問題，而給予一個方向性的指示，全稱為「教宗本篤十六世致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天主教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教友的信」。本文就教宗信函中的主要問題加以討論，冀望反映出中梵之間的權力關係，以及中國天主教會與社會的關係。

天主教會的信友常見作為天主教會之首，耶穌基督在世的代表——教宗——對全球教會，在某機緣下，或為某問題而發通諭（公開信），但針對一個國家而發的公開信並不常見，但這公開信的內涵，針對對這國家內特有的問題發出指示，為有關地方教會至為重要。

這種從上而下發出的「指示」「方針」，原來就是要全國遵守的「國策」，在公共行政中常常出現。通常國家領導人以自己的名義、或國家級機構的名義發出，之後，召集省級和市級的領導人

到京，向他們解釋這國策的要義，使他們領會這國策的精神，繼而共同商討如何將國策在各地政府中實施，使基層民眾能照「國策」的指導而行事。這種解釋、領悟、和指導的工夫是國策滲透到基層，予以實施的必要的第一步。缺乏這一層的實施工夫，國策只留於文件之中，而不能流入民心之內，不能作全國行事生活之標準。

二零零七年教宗信函在中國

教宗信函牧是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內的天主教會所獨有的問題，給予指示。它所包括的問題是：教會內部的緊張和分裂，社會與教會的緊張關係，國家宗教機構的功能，主教之任命和他們牧職之行使，聖事之舉行，教省和教區之承認和劃分等問題。當然教宗忘不了讚許中國內為信仰受逼害教友的忠精，以及表示與政府當局對話的心願。在實施步驟上，理所當然就是將它翻譯成中文後，經國內主教團各人商討、解釋、和研討

得其神髓後，以及如何實施後，將它帶回各教區中實施。但是基於在北京的政治領袖中，只有中國共產黨對國人才有資格擁有「教導權」，其他意識型態不能染指的心態下，當時中國的政教關係加倍緊張，恐怕梵蒂岡外來勢力的滲透，所以牧函未推出前一陣子，已經派人四出查訪，並嚴陣以待，到教宗信函面世後，得悉其中內容只是牽涉宗教內部紀律及神學問題為主後，緊繃的神經才鬆弛一些。當然北京主理政務的機關和宗教機構雖然沒有高調反對，但是中層的宗教機構發出一些有趣的負面小動作，反映其不滿。

天主教愛國會副主席劉柏年接受香港電子媒體採訪時表示，教宗信函和過往有很大分別。劉柏年說：「那時的牧函是反對共產主義及社會主義制度，要『絕罰』中國的愛國人士」，劉柏年強調，「現在的情形已不同」，教宗是想「進一步了解中國教會」，而教宗亦透過這信函表達對中國教徒的愛心和關懷。至於未來愛國會是否還會自行

祝聖主教，劉柏年表示需要再研究。(註一)湊巧，在教宗信函發出不久，中國的政治控制因社會的動蕩而加強，中國在強調持和平穩定的政策下，對異己控制的力量大大加強的氛圍下，(註二)北京的天主教會並未向教徒提及教宗信函，不少教徒都說未看過這文件，希望教會能在教堂內公開宣讀出來，同時很期待中梵早日建交及教宗訪問中國。在上海，教宗信函面世後第一天早上舉行彌撒時，上海教區輔理主教邢文之提及教宗信函的部分內容，但現場比平日多了政府人員在場。

(註三)

這邊廂，原文為意大利文的「教宗信函」譯成中文後，精通中意文的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樞機發現有很多詞彙需要以更清晰的詞句表達原意，而且在中譯本的重要詞彙中有嚴重的誤譯。結果，在國內除了載有牧函的網站被刪除外，有人對地上(官方干預)的教會散播謠言說：「不必讀這無價值的牧函，因為這是由陳樞機寫的。」

(註四)而散居各地的主教沒有渠道聚首一堂，先研讀文件以汲取其中的真精神，以供各教區依其原意付諸實行，中國主教團開會時，議程中當然不會包括討論教宗信函，那麼如何去解讀這重要文件？尤其是地上(官方干預)的教會和地下(非官方干預)的教會之間的共融關係這個重要的問題上，地上和地下的教會各自挑選自己認為是「正確」和方便的方法執行。

過了一年(二零零八年)教宗信函對中國教會的正面影響未及理想，魂牽夢縈中國教會的陳日君樞機，催促教廷於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出版「教宗本篤十六世致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天主教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教友的信綱要」目的是協助讀者更能明白教宗這封信函的精神，重點回答一些天主教徒經常提出的問題。中譯本由香港教區聖神研究中心出版。而陳樞機自己於稍後即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一日出版親自撰寫「解讀教宗本篤十六世致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天主教主

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教友的信」。這本「解讀」小冊子精采之處，是將整個教宗信函，在逐段原文之上，將原意解釋，使讀者不用猜測而得牧函的神髓，以作指引之用。

教宗信函在國外引起的辯論

擁有國際讀者群的意大利文《三十天》(30 Giorni)雜誌，對地上地下教會因依教宗信函的精神而共融時所產生的混亂，使某些主教吃了苦頭的現象予以報導，繼而對陳日君樞機作批評。

教宗信函自發出後，在中國境內外陸續引發大小漣漪，依當代中國的社會政治環境來看，這是意料中事。這些漣漪而造成所謂的「混亂」，可以歸納成四個原因。原因之一是天主教徒在小農社會內保守的思想下，他們需要教會領袖（他們心目中天主的代表）耳提面命地告訴他們如何去「做」，有教會權威性的囑咐，他們就聽命行事，什麼理由都是次要。原因之二是：有些人士

選擇性地詮釋教宗信函內容，以符合自己的既得利益。原因之三，是壓迫中國天主教會的人在背後煽動。他們樂於看見中國教會出現分裂，而符合「分化而治」的政治原則。最後的原因，也是最重要的，是中國教會缺乏領導班子，例如沒有獲梵蒂岡認可的主教團，為教宗信函提出正式而全面的解讀，現存梵蒂岡不承認的「中國主教團」未有政府的肯首，怎麼可能去聚首研讀牧函？更談不上可以自由討論如何在各教區內實施教宗的訓導。陳樞機出版的《解讀》和他主催印行的《綱要》，可以說不過是代替了中國主教團原本應擔當的工作。

基層天主教徒沒有討論教宗信函

大陸基層天主教徒不能在堂區討論牧函，他們的主教亦不能聚集一起研讀教宗信函的細節汲取其精神，以及為落實牧函中的建議而定下策略和指引。在這背景下，陳樞機在教宗信函發表後，

隨即爲牧函內某特定意義提供指引，是適當而必需的。顯然若沒有陳樞機的介入，教宗信函有可能直接或間接地，由宗教官員按中共的利益而非教會的立場作出詮釋。自鄧小平上台，中共的宗教政策，就是削弱或限制天主教和其他宗教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影響力。所以，《三十天》批評陳樞機「自我授意」，是誤解了中國的政教關係的實況和陳樞機的用意。（註五）

教會被人爲地分化

「分化而治」是常用的政治策略，是要減低對手的實力，使自己得益的做法。現時，中國教會的「地下」和「公開」團體在這種批評中，可能被人爲地一分爲二，與教宗在教宗信函中的呼籲共融合一的精神背道而馳。對陳樞機如此高調的批評，會爲整個中國教會帶來持續而負面影響，可能會破壞「地上」和「地下」兩個團體修和的努力，以及延續教會內部的分歧。中共可能

會暗自高興這樣的結果，並樂見中梵談判的對手因內部分裂而處於下風。（註六）這份意大利文的雜誌《三十天》在海外高調的批評中國教會事務，尤其是在中國教會內，站在一方抨擊另一方，是缺乏建設性的。這些事情的辯論最好交由教廷中國教會問題研究委員會作內部討論和處理。這次事件在海外的討論，正中中共的下懷，使之成爲事件中的唯一得益者。

主教的任命

指派中國各地主教是宗教問題，是教宗信函中一個重要的議題。從權力的衝突的脈絡去看，主教的委任是個非常棘手的問題。北京在一九九九年八月在中梵談判上未解決的問題上，加上一個棘手的難題。它提議將沿用的委任辦法——由國家委任而梵蒂岡方面確認，北京的做法觸動到梵蒂岡最敏感的部份，從聖教法典 333 條、377 條一項及 377 條 5 項看，中方這些做法是暗中削

弱破壞教宗在天主教會內的權力。換句話說，北京的建議，不符合中梵共同選派主教的精神，只是中方主動委派主教，而梵蒂岡消極的接受中方的人選而已。自從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中方挑選了甘俊邱爲廣州主教候選人後，雙方有了諒解。實際做法是：中方選擇了主教候選人後，待得到教廷的確認後，才舉行祝聖禮。於是在二零一零年開始直至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非法祝聖郭金才爲承德主教爲止，依教宗信函精神而行事的，計有內蒙巴盟的杜江主教、呼和浩特特的孟清祿主教、海門的沈斌主教、廈門的蔡炳瑞主教、延安的楊曉亭主教、江蘇台州徐吉偉主教、全部由北京方面通過非正式渠道，得梵蒂岡肯首後，才祝聖這些主教。（註七）

北京倉卒而突然地單方宣布祝聖郭金才爲承德主教，顯出中國方面有「分裂性」的取向，這個非法祝聖，是逆教宗之意，不但祝聖是非法，其代價是接受祝聖的主教和主禮者都招致「自科

絕罰」。還有在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七日至九日，亦不理梵蒂岡和教宗的反對，與教宗信函中提及與教會道理無法調和的機構——「第八屆天主教代表會議」在北京召開，因爲這種會議的性質與天主教教義相悖逆，與牧函內第七節不符，很多主教被公安或政府官員押送往會場赴會。非法祝聖自此接踵而來，計有四川樂山的雷世銀、廣東汕頭的黃炳章、和哈爾濱的岳福生等。

自此以後，中國公開教會的主教祝聖幾乎可以用「鬧劇」來形容，嚴格地說，沒有一樁祝聖是完全合法的。合法候選人的祝聖班子，全被處心積慮地強行安插進非法主教。在那邊廂，諸如黃炳章、雷世銀、岳福生之類完全非法的祝聖禮上，出現的卻是清一色的合法主教，真可謂是政府的「精心安排」。這種做法分明是中國和梵蒂岡的關係到了低谷，中國政府有步驟的在每個主教的祝聖禮中，無論是合法祝聖和非法祝聖，在襄禮和覆手的主教群，必穿插非法和合法主教，以

圖在教友群眾中，將合法與非法主教的形象模糊產生混亂，而使他們對教宗所指的「自科絕罰」的份量減輕，嚴重性大減，這個「溫水煮蛙」式的處理主教問題，有意搞亂中國天主教會，使它原氣大傷，是非不分，後果堪虞。（註八）

人們期盼山東出身的上海教區輔理主教邢文之，能夠力挽狂瀾，豎起忠貞的旗杆，最終他卻莫名其妙地失蹤，讓忠於聖座的人們不知應該怎麼表達內心的惆悵。當人們把希望寄託在瀋陽教區裴軍民主教身上時，他在哈爾濱非法祝聖的襄禮席上出現，讓全國天主教信徒大失所望。

上海的馬達欽神父經教宗批准後在二零一二年七月七日晉升為輔理主教，其祝聖禮由教宗承認的金魯賢主教主禮，襄禮也由合法的主教，但有非法的主教混在主教群中準備給新主教覆手。馬主教在祝聖禮中，勇敢而巧妙地以出奇不意的行動，避開非法主教詹思祿的覆手。之後，在祝聖禮後的致詞中，他以不亢不卑的態度，用冷靜

但堅定的語調公佈：表示爲了專心致力於牧職，將辭去所有愛國會和政協的職務。他的辭職是以公開行動實踐教宗牧函對中國教會的教導，指愛國會與教義有不調協之處。他的語音未落就贏得全場千多人經久不息的掌聲。這掌聲背後有其獨特的意義，來自觀禮者的無聲但衷心支持。不幸，翌日馬主教就被帶走，軟禁在佘山修院內，不能履行他應履行的主教牧職。（註九）

與七月六日在哈爾濱非法祝聖岳福生主教相比，馬達欽主教的不向強權屈服，令人眼前一亮耳目一新，內心欣慰地見到一個漂亮的景象，就是：這位教會領袖好比浴火後振翅高飛的再生鳳凰，在龐大的壓力下，以大無畏精神，敢膽挺身而出，讓軟弱恐懼的人們明白：他們依然有對強權說「不」的權利和能力。無論教內外的人都高度稱贊馬主教的勇敢和忠貞，他的貞剛簡潔的形象，使他成爲很多人心中的英雄。上海的老教友尤感欣慰，因爲在馬主教身上他們看到五十年代

帶領他們抗爭十年的龔品梅主教的身影。

教宗信函中的關注點之一，是在第十一節表達出中國天主教會的各教區疆界應重新劃規。中國境內各教區的成立，時間是在一九四九年前，是依中華民國南京政府的地區分法而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共行政和省份地區的劃分，與南京政府有很大的分別。現階段應重新審視國內過時的教區的規劃，依現況重新規劃各教區。這種做法非有中央政府的配合不可。這個是行政上的措施，非與北京政府在友善氣氛中以互諒互讓的精神商討不可，現在消息傳來自從馬達欽主教事件後，中方向上海大小修院開刀，二零一二至一三年度應該在二零一二年九月開始的課程，將會無限期推延。（註十）在這個缺乏心平氣和的氣氛下，相信近期不是商討這問題的時機。

至於牧函第十四節中提及「聖召和渡奉獻生活者的培育」，這是中國教會的「硬件」建設得七七八八後，急不容緩的「軟件」建設的培育。培

育教會內服務的人士即神職渡奉獻生活者和平信徒，是普世教會內急不容緩的工作，然而在中國內有其特別意義。因為中國教會面對社會經濟迅速起飛的帶來的俗化問題，來勢洶洶，不容易應付，這因為中國快速增長的經濟環境內，教會自然受的物質主義和俗化主義的挑戰和侵蝕，泛濫於社會上的一向錢看」的社會文化，釀成的就是整個社會包括教會在內到受到污染，將道德置諸腦後而讓位於金錢收益。教會要逆流而上成為中國社會「地上之鹽世上之光」，才能在濁流的旁邊起清流的作用。如何教導他們成為中國社會上的「鹽和光」這正確的方向，才是橋樑教會在援助中國教會上的主要項目。

總結

教宗信函不單是教廷對華政策，並且對中國的天主教現存的問題俱備指引和實施方針，基於國內的政治環境由無神論作主導，所以解釋教宗

信函的工作落在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樞機頭上。在中國的政治土壤上，實施教宗信函時生出的大小漣漪，是可以理解的正常的現象。但是五年的實施，教宗信函沒有改善中梵關係，因為這幾年中國的政治氣氛並沒有轉向開放。更多的非法祝聖主教絡繹不絕接踵而來。五年來中國教會的情況未見好轉，反覺因政治社會氣候的逆轉。政府藉種種部署在主教的「合法」問題上製造混亂，使地方教會人士對教會教導是非不分黑白混亂，演變至某些地方教會瘡痍滿目、對教會的教導因此模糊不清、遍地混沌的局面。在這政教關係的低谷，但是仍有不少忠剛簡潔的神職信友，例如馬達欽主教的表現，手握教宗信函在漆黑中堅毅不屈，在黑夜中靜候宗教自由曙光的來臨。

註釋：

- 一·「回應教宗牧函 愛國會讚善意」《明報》二零零七年七月二日。

二·在二零一零年的人大報告中，維穩費用略高於軍費開支。

三·同註一。

四·一名國內司鐸告訴筆者。2012年4月20日。

五·Only Beijing benefits from Zen attack <http://www.ucanews.com/2010/02/09/only-beijing-benefits-from-zen-attack>

六·用註五。

七·It was revealed by an anonymous person who is closed to the Religious Affair Bureau on 2 September 2010.

八·「支持上海輔理主教馬達欽」，《澳門觀察報》2012年7月22日第一頁觀察者言

九·同註八。

十·“Shanghai seminaries are told they cannot re-open until further notice” Vatican Insider. www.vatican.com 08/22/2012. (retrieved on 23 August 2012). □